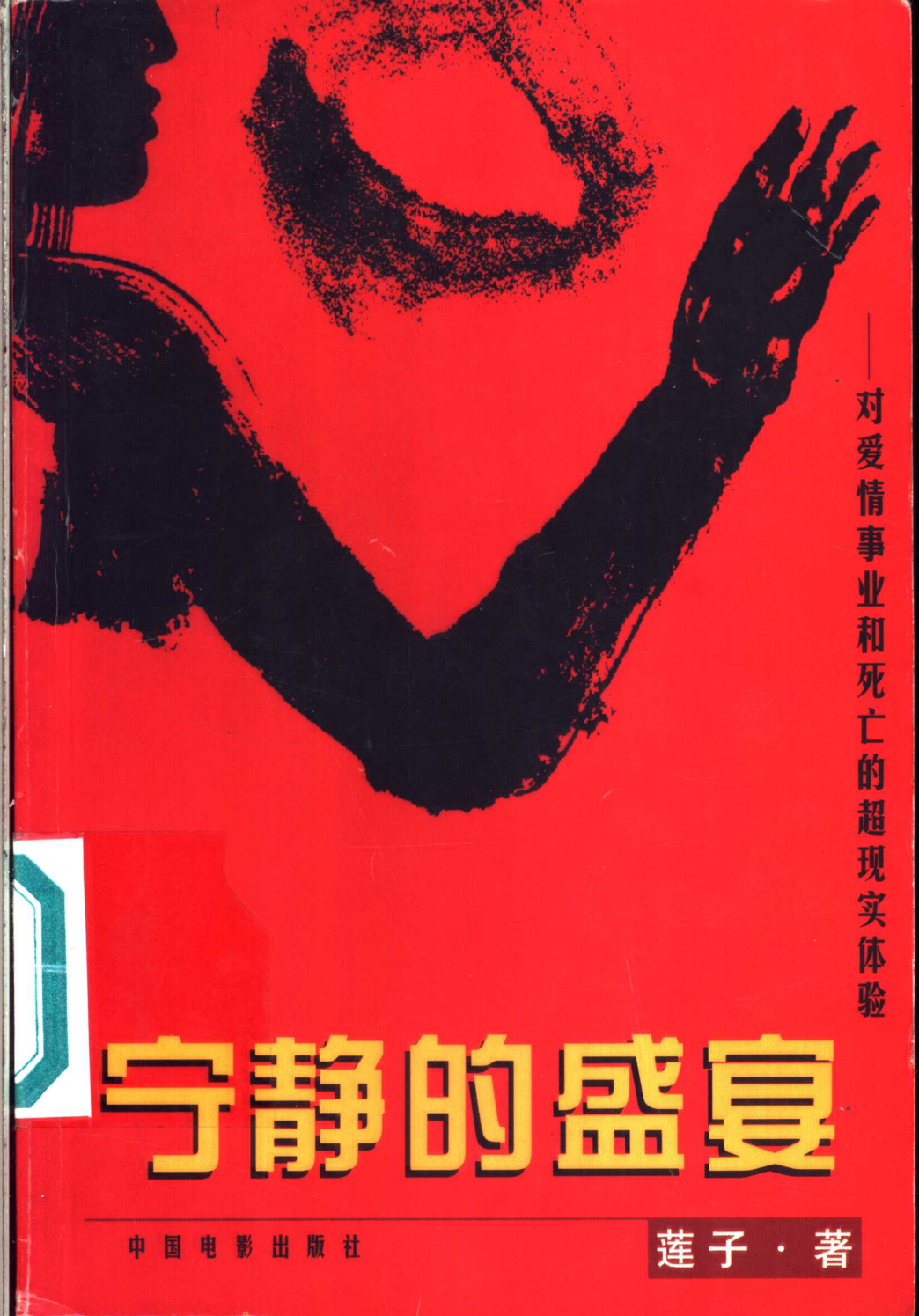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——
对爱情事业和死亡的超现实体验

宁静的盛宴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莲子·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宁静的盛宴

莲子·著

对爱情事业和死亡的超现实体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宁静的盛宴/莲子著. —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0

ISBN 7-106-01608-X

I. 宁… II. 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9272 号

责任编辑: 秦 赞

封面设计: 海 凝

书 名 宁静的盛宴

作 者 莲 子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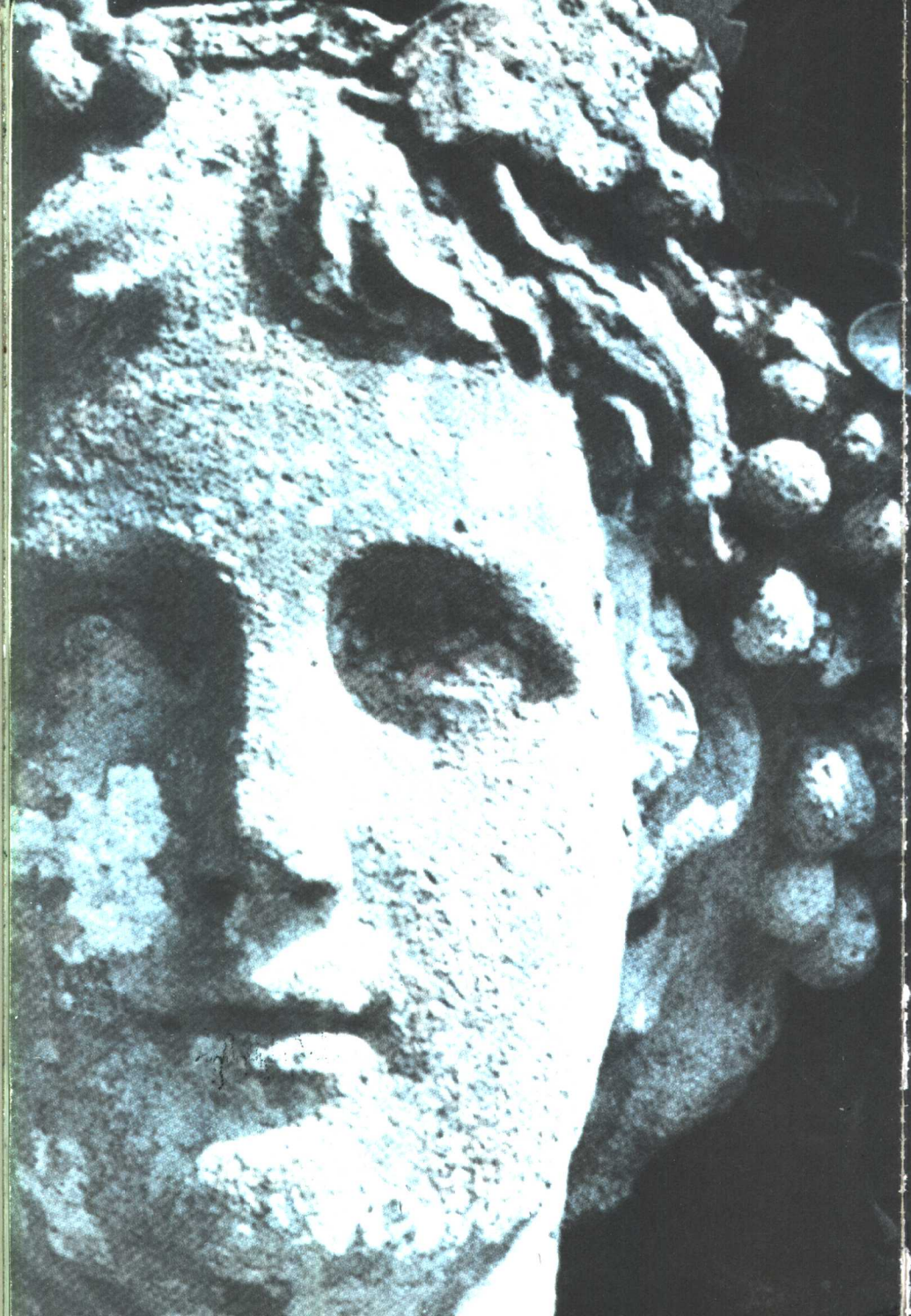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
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/11.625
字数/240 千字

印 数 1—5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106-01608-X/I·0267

定 价 20.00 元



谨以此书献给

耶稣基督诞生 2000 周年，悼念亡友余
纯顺，愿他与基督同在。

序《宁静的盛宴》

心灵的自传 青春的盛宴

《宁静的盛宴》很难对其作出文体命名，出版者将其称为小说，作者称它为“作品”，而我则将其称为“超文体写作”。本文尚未讨论，文体的复杂性便向我们提出了挑战。对文体的命名是对本文认识的一部分，但这里却只能暂时悬置不论。如果说这是一部作品的话，这也是一部十分奇特的作品，它有真实的人物，有想象的场景，有叙述者并不在场时被述对象的真实体验，也有所有主人公同时出现时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。它是发生在西部中国真实的传奇故事，也是作者回望来路时的心灵自传，它是神秘西部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乌托邦革命，也是书中三位主人公用青春和浪漫酿就的一场盛宴。《宁静的盛宴》的主人公，有的已永远睡在了西部，有的仍在现实世界生活；曾经发生过的“革命”，部分的已经成为过去，部分的仍在他们的需要中得以延续。但不论怎样，能拥有这样的心灵自传，是令人艳羡的青春；能饱尝过这样的盛宴，即便是虚幻的，也是曾经富有的体验。

西部中国于我们说来，是个只可想象的神秘所在，它广袤辽远充满诗性，只有走进西部才会感知中国之大，只有在

西部，才能体悟汉语言所说的“苍茫”。但西部又是难以亲近的，无论是帕米尔还是罗布泊，它的诗性下面总与凶险相关。但诗性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，它促成了一次次向往诗性的浪漫之旅，也促成了一次次由浪漫铺就的死亡之旅。《宁静的盛宴》中的主人公之一余纯顺要完成孤身徒步走完中国的壮举，就是受到了诗性与浪漫的召引，他要创造一种新的精神，他要用个人献身的方式为庸常的生活注入一种血性的英勇，余纯顺实现了个人献身的同时也创造了这种精神。至于这种精神在红尘滚滚的今日世界还被多少人所记取已难以预料，但他起码在《宁静的盛宴》中感动了莲子、麦子和无数的西部人群，则是可以肯定的。这两个生于西部、长于西部的青年，用灵与肉的双重方式给这位英雄以辅助和滋养，故事也由此展开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莲子在这部作品中并不止于叙述余纯顺的壮举，也不止于坦言她有别于世俗观念的献身乃至有市场号召力的“三角关系”。重要的是，她在张扬英雄精神的同时，在写出了“异类”对生活理解的同时，也无情地揭开了英雄与凡俗同在的事实；揭示了真正浪漫的气质背后的沮丧和幻灭。莲子不是桑丘，因堂·吉珂德凡俗的一面而拒绝承认吉珂德的伟大；莲子同时也不是颂词的写作者，对英雄一味地唱颂赞美诗。她在面对英雄以及面对个人与英雄的关系时，她敢于正视内心涌动的向往、激情、疯狂或破灭，才是《宁静的盛宴》所要表达的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《宁静的盛宴》方可看作是莲子的心灵自传。

结局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青春经历中所涌动的真实体会，所有的经历都将成为过去，但体会却永远地存留下来，

它像盛宴一样，它给未来的人生以营养或抚慰。作为作品。文本中所描述的一切距我们十分遥远，它用莲子的方式告知我们世界上还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及其认知，它的想像力和独特性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如空谷足音，在苍茫的西部傲然而孤独地响起。

初识莲子，是因她的《西域的忧伤》，她充满诗性和自由的写作，让我深感陌生和惊喜，她优美的文字也让我重新感受了文学尚未死去的魅力。《宁静的盛宴》虽不似《西域的忧伤》那样放达或优雅，但它更厚重和复杂，它所倾诉的一切，不止有表层的喧闹，更有内在的忧伤，而这一忧伤之美，不曾亲历那一切的人可能是难以洞察的，我无法说出《宁静的盛宴》所蕴含的全部，但作为一部富于文学性的作品，它的价值将在我们的阅读中逐渐得以呈现。

孟繁华

2000年3月9日

自序

凝视自己

我期待着再宁静些。

我总在谈情说爱、浪迹天涯、读书写作。

从一双眼睛到另一双眼睛，从一首诗到另一首诗，从一个马背到另一个马背，从一场乡宴到另一场乡宴……

为了一个个并不存在的瞬间——为了一秒钟的快乐，我“船”性不改，不断虚拟着大海的方向，不断驶向最深刻的歧途。

这些“惊世骇俗”的花样，在我的生命里，形成了一种高档的价值标准，一股巨能的力量，一种勤于繁忙的惰性。它们像命运一样推动着我，使我没有时间、兴趣和能力低下头来，正视自己脚下的空虚。

那一个个分裂的影子，像江湖上一群身怀绝技的好汉，野心勃勃，互相蔑视，而从无机缘和诚意相见相识。

我几乎用尽了激情和血液。

我带了而立之年颓废的重量，还有宁静的梦想，坐在了1999年夏日罕见的炎热中，坐在了人类大劫难的谣传中，向自己发难。

我坐了84天。我把自己从记忆中展开。

我剪下了10年前的一桩“爱情事件”，让它看着我的现在。它浓缩了我的青春。

我用文字记载了这次凝视行为的质量。

我颤栗于这样一个荒诞的悖论：那个女人同时拥有诗人和英雄的爱情，却没能拥有幸福，而与之相关的探险者余纯顺，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，却“死于不敢示弱之弱”……

我没有力量在这致命的偈语中“凝视自己”。

多变是不变的本色。我携带多变的人格，在文字的浪尖上流亡了84天，与“人性的匕首”对峙了84天。这是惟一的事实。

我一次次被推倒，又一次次站了起来。

我的生命正“加上”了什么，我的生命中正“缺少”着什么。

我在骚动中宁静了84天。我累了——

也许我宁静过一秒钟，但革命真的没有发生……

2000年4月2日

目 录

序《宁静的盛宴》

心灵的自传，青春的盛宴 孟繁华 /1

自序 凝视自己 /1

第一章 假山和诗歌房子 / 1

1. 跟好女人约会去 / 1

2. 假山和诗歌房子 / 8

第二章 无人看见爱神飞过 /12

1. 无人看见爱神飞过 /12

2. “酿蜜的本领存在于蜜蜂里面” /14

3. “受伤的男人啊，我就是你的母亲” /19

第三章 面对情敌 /25

1. 我本来无情 /25
2. 同性之爱 /27
3. 精神的小棉袄 /32

第四章 三人结合 /36

1. 女人眼里下大雪 /36
2. 三人结合 /38
3. 火山灰里的三叶虫 /42
4. 魔鬼从情欲归来 /50

第五章 “一妻多夫”的挽歌 /62

1. 流动的宴席 /62
2. 道可道 非常道 /71
3. 被侮辱者 /85
4. “一妻多夫”的挽歌 /89

第六章 第四者 /103

1. 朝圣之路 /103
2. 纸里的火焰 /106
3.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酸 /112

4. 《西藏生死之书》 /120
5. 第二道三人门槛 /123
6. 毒蛇在握 /135

第七章 万里化缘 /143

1. 没头没脑的爱情惯性 /143
2. 快乐站的叫化子 /153
3. 上海无人区 /159
4. 魂断酒城 /168

第八章 零公里 /176

1. 序曲 /176
2. 逃亡的骑士 /178
3. 柔情如铁 /181
4. 向零公里冲刺 /188

第九章 化妆的月亮 /192

1. 化妆的月亮 /192
2. 河床陷落的爱情 /194
3. 地狱地图吗 /200

第十章 荒蛮的激情 /203

1. 摩诃萨埵 /203
2. 三条腿的故事 /205
3. 南京路上没有床 /213
4. 北京被我吓了一跳 /223

第十一章 死刑台与罗曼蒂克 /228

1. 三原色 /228
2. 小央宗（余纯顺《走遍西藏》） /230
3. 暴雨中的死刑台 /234
4. “文化使命”的腿 /239
5. 最辉煌的声音 /248
6. 无毒不女人 /252

第十二章 青海的最后一枪 /262

1. 到青海约会去 /262
2. 最后一枪 /270
3. 暧昧的官司 /279

第十三章 蓝色狂想曲 /288

1. 西出阳关有故人 /288

- 2. 温和地禅让 /294
- 3. 死人沟与蓝色狂想曲 /299
- 4. 遥相呼应的苍海桑田 /313

第十四章 死于不敢示弱之弱 /321

- 1.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死 /321
- 2. 临终，无人关怀 /327
- 3. 死于不敢示弱之弱 /331
- 4. 与肉身干杯 /342

跋 被生者说 /345

第一章 假山和诗歌房子

1. 跟好女人约会去

请原谅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又来到你们面前。“鸟儿已经飞过，天空不留痕迹”，我曾经引用这样的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态度。公元 1996 年 6 月，我在死亡之海罗布泊隆重地谢幕告退，离开人间。然而我又来了，随着一把破口琴吹响的《安魂曲》，飘荡在天空一样辽阔的大西北。

我完全是被这个叫莲子的女人想来的。此时的我，是被想来的我，而不是真实的我。她要我和麦子，这位出色的演奏者，一起登上三角舞台，与她同台演出。我曾有言在先：本人深受骑士风度之害，浪漫情调贯彻一生。我从不拒绝为女士效劳。我向来会对女士们说：尊敬的女士，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？

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是 1999 年夏天。对不起，我不得不引入诸如时间、空间等荒诞概念。“无始以来……”佛

陀转法轮时说过，这就意味着，一切从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束。可是人类总是不明白。除了那蕴含万物、看不见摸不着的“道”，他们给一切都打上了时间的烙印，包括人类自身也被时间概念所异化。“1999年”，既是千年末，也是世纪末，所以人们都沉浸在一种“末”的情绪之中，骚动不安。这使我感到非常可笑，人类发明了时间概念，好像就是为了吓唬自己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个可怜的女人也被“末”的情绪成功地催眠了。这是本世纪以来最酷热的一个夏天，她竟然要在这样容易化脓的时候给自己的灵魂大动手术，一定是昏庸无道了。

治好一个伤口，胜过唱一万首赞美诗。在这个危难的时刻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我知道，在她心里，至少，有一道伤口，是从我、从一间诗歌房子开始的。多年前，我带着忧郁的生命底色闯进了那个房子。

我曾是那个叫余纯顺的小伙子。我生于“解放”后。“解放”对于中国人民来说，是那场打胜的战争，而对我个人来说，从不知道什么是解放。直到生命终结的时候，解放的概念还遥遥无期。

我六岁时，母亲精神分裂。后来相当长的日子里，我总是梦见被一群人追到一个绝望之地，他们喊着，“打死神经病的儿子，打死神经病……”我总是处在无边无际的逃跑之中，从人群中，从那声音中永远地逃出去。后来，我走上这样一条逃路，也是在逃跑。我害怕人，人群中多的是两条腿的野兽，千山万水走过，我见了各种各样的好人，我对这个